紅樓復夢/0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二回　財色兩空還孽報　火光一片斷情根

下一回▶

話說夢玉見那艙裡的豔妝婦人抬頭瞧見，連忙閃開將窗關上。那臉蛋兒很有些像秀春。心中十分可恨，又兼惦著珍珠、芙蓉，一腔心事，隨著眾人悶悶不樂轉回家去。這且慢表。

原來那小江船裡果然是秀春。他怎麼又到這裡來呢？其中有個緣故。自從同桑進良撇下桑奶子，將他的東西騙了個精光一跑，到漢江地方賃下一間房子，夫妻兩個住下，買個丫頭服侍。這桑進良比誰也受用，終日飲酒取樂，神仙還不如他快活。

使盡風流本事奉承秀春。兩個人雖是如膠如漆，你貪我愛，但粗蠢性格，反面無情，秀春甚不如意。在桑進良心滿意足，以為這一世總要樂死而後已。誰知冥冥之中，自有一定的報應，斷不肯叫壞良心人坐享安樂，自然要給他想出法來。

他間壁住著一個破落戶子弟，姓姚名言，排行第三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。父母亡故，並無妻小，與一個當家子的哥嫂同住。終日在花柳場中幫閒，拉個皮條，學了一身風月本事，吹彈唱曲，無所不會。那青樓中粉頭倒還不嫌他，因此在家日少。

這日回家來看兄嫂，正走到桑進良門首，見個豔妝堂客站在門口望街，見人也不迴

避。姚言瞅他兩眼，那堂客笑了一笑，關門進去。正是五百年前的風流冤孽，姚言一個魂靈兒被那婦人攝去了。走回家來向著哥嫂打聽間壁這家是誰。嫂子道：「前日他家丫頭過來，借個大盤子使用。我問他家姓桑，不知是做什麼行業。夫妻兩個成天的喝酒睡覺，聽說手頭很有個分兒。

咱們也詢不出他的來歷。」姚言笑道：「我瞧著有些怪異，等我過去拜望，探個信兒。」說畢，辭了哥嫂往桑家來敲門。

桑進良出來開門，問道：「你找誰？」姚言道：「我是間壁街坊，過來拜望。」桑進良道：「好說，家裡請坐！」讓姚言到堂屋裡，也不見禮，拉個手兒坐下。向著裡面嚷道：「煨開水倒茶！」問姚言道：「沒有領教尊姓，在那兒發財？咱們好面熟，像在那兒見過？」姚言道：「我姓姚，行三，名叫姚言，就住在間壁。常在花柳場中拉攏個買賣，成天的也沒有個空兒。我瞧你尊駕，也是個熱鬧朋友，仔嗎的總在家裡坐著？

咱們一同去逛逛，也有個趣兒。」桑進良大樂，說道：「我初到這兒，又認不得一個半個人，地面兒又生。知道有尊駕在間壁，我早過來拜望，我也最愛相與個朋友。這麼樣罷，咱們也不用客氣，磕個頭兒，你算是我兄弟就完了。」姚言大喜，不等說完，忙跪下磕了兩個頭，桑進良站著受禮。姚言拜畢，桑進良道：「我該回你一個頭。」忙跪下去，向著姚言一拜，彼此大樂。桑進良叫道：「大嫂你出來見二兄弟！」秀春滿面春風出來道：「這就是二兄弟嗎？」姚言趕忙磕頭，秀春過來親自扶他。姚言聞著一股香味兒，骨軟筋酥，故意磕頭，伸手在金蓮上捻了一下，站起來心中十分得意。桑進良道：「二兄弟又不是外人，咱們到屋裡去喝個酒兒。」三人進去坐在一炕，將些現成酒菜擺上，彼此暢飲。桑進良是個酒徒，不醉不休，並不知道那些風流家數，盡著傻喝。姚言向著秀春極意溫存體貼，送情逗趣，又兼人物清秀，十分可愛，不像桑進良粗俗討嫌。秀春很看上姚言，瞧著桑進良愈形其丑，心中想道：「當初上了桑奶媽的當，跟他逃到這裡。同他又不是花燭夫妻，每常酒醉，趁他的高興，稍不如意，就要紅臉。

雖是一日不離，到底是個蠢物。我何苦呢？還圖他個什麼？」

想的心酸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姚言瞧那神情，早已猜著幾分，故意讓桑進良飲酒，分外加意慇懃秀春。不多一會，將桑進良飲了個大醉如泥，歪斜兩眼，身子亂晃，對姚言道：「兄弟！叫你嫂子陪著，

多坐一會子再去。我要躺一會兒才得呢。」說著，身不由己躺在炕上，姚言故意道：「大哥睡著了，咱們不便在這兒喝酒。我家去，改日再來。」說畢，走下炕來。秀春正在心旌搖曳，見姚言要去，連忙拉住道：「讓他睡覺，咱們到屋裡去坐。」姚言正中其意，在秀春手上捻了一下。秀春會意，對丫頭道：「你將這兩碟兒菜同這些果子收到廚房去吃，等著大爺睡醒了，咱們收拾吃飯。」丫頭答應，各人自去。

姚言同秀春走進臥房，兩個人成就了一段佳話。秀春被姚言無數風情，傾心吐膽，只恨相見之晚。兩人依依不捨，海誓山盟。秀春道：「你想著法兒，咱們長遠才好。」姚言點頭道：

「橫豎我也丟你不掉，等著我慢慢的再想主意。明日且將他騙了出去，咱再來說。」秀春大喜道：「你騙他出去，我有話同你商量。」姚言應允，辭回家去。

次日一早，來約桑進良上街去逛，同到一個門前冷落的窯子裡，照會了那個粉頭，有意將他灌醉留宿。姚言抽空兒到桑家來，將個丫頭支開，兩個人比昨日大不相同，極盡人間之樂。

姚言道：「嫂子！我相與的不少，再沒有你這樣知情有趣，只可惜我不能夠同你做個長遠夫妻。況且大哥滿臉凶氣，也難同你相與。昨晚上想了一夜，只好空過來同你親熱。又兼著你家這丫頭，十七八歲的人，什麼不懂？剛才支他開去，他很明白。

將來有個言三語四的，咱們都要受累。」秀春道：「那丫頭，我想著你不如將他拉上，咱們作一路，也就無礙。倒是老桑怎麼想法才好？實對你說罷，我同他並不是花燭夫妻。我是他拐來的，還騙了我些東西，沒奈何同到這兒來。對兄弟，你想出什麼法，將他去掉，我情願嫁你。咱們夫妻兩個夠過一輩子。」

秀春一夕話說的姚言喜從天降。真是才色動人心，竟同桑進良有些勢不兩立了。

兩人正在說話，丫頭送茶進來，秀春故意走出房去。姚言是個慣家子弟，將個三言兩語輕輕弄上了。秀春進房，故意發氣不依。姚言道：「咱們都是一路的人，以後誰也管不住誰。」秀春坐在一邊，瞅著他們完結。此時三人並無避忌，姚言就在桑家過夜，三人一炕盡興極歡。

次日一早，聽見桑進良回家，姚言趕忙往後門出去。秀春十分動氣，哭罵了一天。桑進良自知理短，不敢開言，自此十幾天總不出門。姚言雖常常過來，總不能上手，偷空兒只好同丫頭做些勾當。秀春深恨入骨，見桑進良就如眼中釘。這天飯後，桑進良一人上街閒逛。秀春忙命丫頭去找姚言來，兩人無暇敘談，先盡興顛狂了一會。秀春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叫你想個法，做長遠夫妻。你總丟在腦後，白丟掉我一片愛你的心腸。」

說著，流下淚來。姚言捧著秀春的臉說道：「我的心肝嫂子！你叫我想個什麼好法，除掉殺了他，就沒有別的好法。我知你疼他，那裡肯呢？」秀春道：「他又不是我的男人，殺掉了也不算謀死親夫。這算什麼，只要你會下手，幫著你都使得。」姚言道：「恐殺他不死，喊叫起來不是玩的。也須拿定主意才得。」

丫頭道：「依我說，殺人怪怕的，倒不如等他喝的醉醉的，拿條繩兒勒死掉，倒還簡絕。」秀春點頭道：「這主意很好，倒難為你想。」丫頭笑道：「我還是八九歲時候，我爹喝醉了回來，就找著我媽打。實在我媽打急了，同著我後爹商量，拿條繩兒一頭一個將我爹勒死了，就嫁了我後爹。因是家裡過不上來，將我賣在這兒。」姚言道：「很好，咱們也是這樣辦法。先將他兩腳捆住，再絆住他兩手。你們娘兒兩個一邊一個將繩頭兒拴在身上，背著身子狠勒。我坐在他身上，用被窩握住他的臉。不怕他是鐵金剛也要活不了。」秀春們聽了大喜，約定日子下手。

誰知桑進良被兩個粉頭迷住，一連幾天不回來。姚言們三個落得快活。這日下午時分，桑進良吃的大醉，來到家裡。猶恐秀春盤問，他先發起標來，大喊大叫，將個茶碗砸了個稀糊腦子爛，瞧見丫頭也踢上兩腳。秀春氣的發抖，恨不能一下打死了才解恨。

姚言間壁聽見，又不敢過來探信，懷著鬼胎往街上閒逛。

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姚三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同我商量。」姚言回頭，見是向來的賭友嚴禿子背著幾吊錢，笑嘻嘻走過來。姚言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我到江口找過幾磨兒，也總沒有瞧見。」嚴禿子道：「春間在洞庭湖遭風，將船打破。一會兒修造不起，就將我舅舅家的那只湖划子買來裝載，送了一起客人到漢口。這會兒又裝了些桐油來。我瞧著你這一程氣色很好，想是得點兒什麼彩。咱們到那兒去坐會子，喝四兩。」姚言道：「很好。到甘家酒店去，後屋子裡很可說個話。」嚴禿子大喜，兩人竟往甘家來。揀了後面小屋的坐頭，叫四海擺下酒菜，將門帶上，兩人飲酒談心。

姚言道：「我一向在那些門子裡閒逛，也總撈不出點什麼。誰知那天在法輪寺拈香，無意中遇著一個多年不見的姨媽，同著我的一個寡婦姐姐也去燒香。見面很樂，就叫我常到他家照應。姨媽說我這孩子很有出息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就將那個寡婦姐姐給了我做老婆。雖有點子衣服首飾，也算不了什麼。我這會兒成了家，那裡過得上來呢？我有個親叔叔，在揚州做古董行業，掙有萬貫家財，沒有兒子，稍信兒來叫我幾磨兒，我定了主意要去，又丟不下新娶的老婆。要帶我的姐姐去，姨媽又不肯。這幾天我很難為，你給我想個什麼主意。」

嚴禿子道：「自然你去投奔叔叔是個正道。揚州地面咱們也有個照應。若說是你丈母老太太不叫姑娘跟去，就很容易，咱們悄不聲兒給他一溜就完了。我就在這一半天開船，往鎮江交卸桐油。你夫妻兩個坐上我的船一走，躲在艙裡，別說是你夫妻兩個，就是殺人的強盜也找不著。到鎮江卸了載，送你們到揚州。這不是一點亂兒沒有？」姚言大喜道：「不知你的船一准在幾時要開？我好預先收拾，說定日子以便上船就走。」

嚴禿子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耽擱，打量著後日下半晚兒開船，就多等你一半天也使得。」姚言心中甚喜。兩人放量大喝，不覺俱入醉鄉，嚴禿子會了酒帳，拉著姚言去打茶圍，被幾個舊婊子纏住不得脫身。

且說桑進良直鬧到了上燈，又吃些酒飯，倒下身子，就在大炕上酣呼大睡。秀春氣的水兒也不曾沾口，同丫頭商量這空兒正好下手，快些去找姚言過來。丫頭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

「姚大奶奶說，他三爺打早半晌兒上街去逛，也總沒有回來。說來不來也不定。」秀春氣的眼淚紛紛，長吁短歎，呆呆的等到更深人靜，不見姚言。看桑進良睡的猶如死人一樣，主僕兩個又氣又恨，想著趁空兒下手，又膽怯害怕，一直坐到五更，桑進良酒也漸醒，見秀春對燈悶坐，心中很過意不去，起來拉進臥房，盡興奉承一回，相抱而睡。這是桑進良尚有一宵恩愛未曾了結。

次日，害酒不能起來。秀春剛梳洗完畢，見姚言探頭探腦用手亂招。秀春又氣又惱，走出外來，將手在他頭上一指道：

「沒良心的雜種！你跑到那兒去？叫我等了一夜。」姚言忙捧著他的臉兒，對著耳朵說道：「我去僱下船，咱們好走。今日晚上下手，你將他灌醉睡著，我自然過來，不

用心焦。」秀春點頭，再三囑咐而散。

桑進良命丫頭做兩碗酸辣湯解酒，覺著心驚眼跳，總不舒服。剛走到院子裡，兩眼黑暈，栽倒地下。秀春故意走開，丫頭將他扶起道：「大爺不去躺下，走到這兒幹什麼？」桑進良道：「好孩子，等著大爺發財，賞你一個元寶。」丫頭笑道：

「元寶錁兒你留著自己使用，誰也不要你的。」說著，將桑進良扶到大炕上，昏昏沉沉睡了一日只是不醒。又是黃昏時候，秀春將他推醒道：「你也起來吃口飯再睡。」桑進良答道：

「任什麼也嚥不下，只想著要睡。」秀春道：「有瓶子好酒，你熱熱的喝兩杯，也睡的舒服。」桑進良被纏不過，扎掙著坐在炕上。秀春將他抱在懷裡，將個大酒杯送到他嘴邊慇懃相勸，一杯不了，又是一杯。

桑進良一連喝了七八大杯，對秀春道：「咱們在這兒喝酒，倒叫他一人坐在那兒，怨不得動氣。」秀春道：「誰在那兒動氣？」桑進良指著笑道：「那不是你乾媽桑奶奶嗎？那犄角兒上站的是誰？我可瞧不真。」秀春不覺寒毛直豎，勉強笑道：

「喝不多的酒，就說醉話。叫丫頭也上炕來，咱們三個人喝個團圓酒，喝醉了一炕兒睡。」桑進良點頭道：「使得，你們兩個都靠著我坐。不知怎麼，今日只是害怕。我瞧著那半拉很像站著個人，你瞧這半拉又來一個。」秀春同丫頭嚇的冷汗如雨。

秀春道；」姚三弟怎麼一天也不見個影兒？丫頭去找他來喝酒。」丫頭答應，忙走後門去不多會，同姚言過來。見桑進良坐著不住的打晃，歪斜著兩眼問道：「你仔嗎不來？」姚言上炕，靠著秀春坐下，說道：「今日有個親戚搬家，去幫個忙兒。剛才到家，還沒有敬大哥一個盅兒。」說著，斟上一大杯送到口邊。桑進良作兩口吸盡，搖頭道：「今日實在不能了，過兩天再同你喝罷。我可是要躺下了。」秀春忙道：「你代我喝這一杯再睡。」桑進良勉強咽了一口，倒在炕上，昏迷不醒，秀春推著叫喚幾聲，並不答應。

三人忙跳下炕來，點著亮子，將前後門關上。聽街上無人走動，秀春將一條捆箱子的粗麻繩子取出，中間打了一個活扣，同丫頭一邊一個拴在身上。姚三用帶子將桑進良兩手向背後輕輕拴住，又將他兩腳捆緊，取牀被窩連身帶臉給他蓋住，忙將繩子套住桑

進良頸項裡。秀春在炕裡邊，丫頭在炕下，姚三壓在胸口，握住他臉，一齊使勁勒緊。只見桑進良兩腳亂蹬，手不能抓，身子亂掙亂晃，渾身發抖，約有一頓飯時，直挺挺嗚呼哀哉，做了一個風流惡夢。秀春同丫頭汗下如雨，抖個不住。

姚三捂住他的臉使勁壓住，恐他活了過來。三個拉了有半夜，這才放手，各將繩頭兒解下，將被掀開，見桑桑進良兩眼掉出在外，舌頭拖出有五寸來長，齒露嘴張，面皮青紫，鼻孔有血，其形兇惡可怕。三個人膽戰心驚，嚇的要死。

秀春道：「快些拆開這炕，將他埋在裡面，天明了就難收拾。」姚三點頭，一齊動手，將裡邊炕面揭掉，搬出多少磚土，裡面甚深。將桑進良推入炕裡，用土填蓋結實，依然砌上磚炕，面上收拾乾淨。三人坐著歇息一會，心中害怕，都到臥房裡共枕而臥。此時毫無避忌，極盡人間之樂。秀春因丫頭出力有功，將他做了姨娘。次日給他幾件衣服首飾，開了臉。兩個人打扮的像個妖精一樣，同姚言夫妻三個吃了一天團圓酒，說不了那一番恩愛。

姚言道：「我已搭下一隻船，咱們都到揚州去住家。我在鹽務裡做個清客，帶著賣古董，夫妻三個好不自在！咱們今日晚上悄悄的下船，誰來也找不著。」秀春們大喜，趕忙收拾。

姚言去船上叫了幾個水手，將箱子行李全搬上船去。等到夜深，三個人點個燈籠，彼此扶著走到江口，嚴禿子接引上船，將夫妻三個安頓艙裡。次日五更，正是順風，揚帆南去了。

這桑家房東包家，第二天見這邊大開著門，一直往裡瞧去，不像有人。仗著膽子進去，裡外看了一遍，才知道他們已搬去了。忙到家中寫一張租帖，貼在門上，寫的是：

出賃吉瓦房五間，灰棚一間，傢伙俱全。如要者，東間壁小衚衕內第三家，問包史仁領看速成。

從此人來人去，並無一家整房修炕，做了桑進良的熱鬧墳堆。這話表過不提。

姚言夫妻三個不分晝夜彼此歡樂，說不盡那般恩愛，三個人寸步不離。嚴禿子船到鎮江，將桐油卸掉，要將他夫妻們送到揚州。秀春也因連日不敢露面，聽著船已離岸，

想來無礙，夫妻兩個並肩站在窗前，看江口往來船隻，不提防與夢玉之船相對，秀春一眼瞧見，嚇了一跳，忙閃開將窗關上。只說怕風，姚言也不理會。誰知到了瓜州，正值運糧船擠，江船不能進去。

只得另僱小撥船，重謝嚴禿子同幾個水手。

夫妻三個坐了小船來到揚州，人生路不熟，找不著賃房子地方。就在碼頭上面一個燈籠鋪裡，暫賃他後面一間小屋子權且安身，再去找房另搬。姚言每日上街，東尋西找，總難合式。

晚上回來，三個飲酒取樂。一連住了十幾日，秀春催著搬房。

姚言這日下午回來，滿臉喜氣說道：「無意中遇著個相好朋友，現在鹽務門子裡做清客。他在這裡成了家，就住在轅門橋，房子很好，還閒著幾間，我同他到家瞧過，賃給我三間。咱們明日就搬。」

秀春們大喜，收拾些精緻飯菜，三人狂飲，大醉如泥。彼此脫得精光，樂不可解。鬧到半夜，四無人聲，夫妻三個醉極倦極，相抱而睡。誰知燭花燒將起來，引著窗紙。外面簷下掛的盡是燈籠，房門外又皆是紙張、桐油、蔴絲、竹片一切引火之物。幾陣風來，內外上下一齊俱著，霎時間火光燭天。

那燈籠店的人俱在睡中驚醒，已不能搶救。有兩個力大些的，推倒間壁板隔逃命。左右前後人聲鼎沸，火大風狂，不一會燒了幾百間房屋、鋪面。可憐那知情知趣、海誓山盟、如膠似漆、花容月貌的秀春們夫妻三個，燒的烏焦巴弓，將個紅粉佳人、風流浪子都變成了一段黑炭。

這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使秀春當日安分守己，何至到這樣結果。只因一念之差，至於如此。你看桑奶子同桑進良的結果，可見禍福兩途，惟人自取也。從此完結他三人之事。

且說平兒、珍珠、芙蓉三人回到金陵，薛姨太太、李宮裁們歡喜無限。連日賈環病已大減，日就痊癒。李宮裁厚謝葉老爺，專人送回祝府，並稟知太太放心。平兒接收一切各帳。林之孝領著執事家人到宅請安。核對一切事務，真是忙個不了。

幸有珍珠、芙蓉相幫查核。李宮裁帶著友梅、寶月、巧姑娘料理家務。因此諸事俱有規則，並不繁亂。芙蓉同珍珠住在一房，巧姑娘多添一閨門好友。薛姨太太同王舅太太姑嫂們常相往來，甚覺有趣。又見寶月能乾可喜，十分得意。外面有賈蘭主持門戶，賈環養病，內外一切都聽平兒調度。

轉眼之間，已近端陽佳節，先將各處水禮節敬，早早四路差人分送完畢。與李宮裁商議專人去接太太並祝府各位太太們來看龍舟，順將送祝府內外禮物、賞封，以及汪、鄭、顧、江、陸、鞠、周、竺諸家禮節。宮裁們商辦妥當，派了四家媳婦，外面派三個家人、四個小子同往鎮江送禮，迎接太太。

誰知祝老太太十分高興，要看秦淮河的龍舟，帶著桂夫人、梅秋琴、荊、朱兩姨娘，修雲、汝湘、九如、海珠姐妹、夢玉、梅春，又拉上賈蘭的丈母江太太、探春的叔婆周太太，幾家小姐、姑娘們同王夫人、寶釵共有二十幾號大船。五月初一在六如閣拈香後起身上船。王夫人差彩鳳夫妻先上前知會。伺候迎接。

平兒們商量將春暉堂請祝老太太住，梅姑太太住紫芝閣，江太太、周太太同幾家小姐們住藤花齋，若是一處住不開，再在寶釵們姐妹幾個房裡分住。夢玉、海珠們都在太太上房對過，兩位姨娘在紫芝閣的後軒，其餘一切姑娘、嫂子俱有住處。將內外各處燈彩鋪墊全行更換。吩咐林之孝傳齊大小家人，俱在碼頭迎接伺候。料理停當，大學士宅裡王舅太太差家人遠接。

李宮裁帶著芙蓉、珍珠、友梅、薛寶月、巧姑娘過桃葉渡，一直迎上前去。平兒在家預備一切事務。賈府上內外人等無不加意料理。連塚宰第亦備下祝母房屋，收拾體面。

初三日下午，祝老太太們船到碼頭，平兒同賈環出城迎接。

滿城俱知祝母船到，節度田大人探聞祝太夫人到金陵看龍舟，住在賈府，忙差官遠接。金陵文武各官俱來迎接，又都到賈府請安。祝母差夢玉帶著家人往各衙門請安道謝。賈府裡擺宴接風，內外熱鬧。

桂夫人們情同手足，姐妹並無客氣，跟著祝母也就像在家一樣。賈、王兩府在秦淮河賃下一溜兒幾間體面房屋，請祝老太太看龍船。平兒備下多少花紅、酒鴨、賞封，請

老太太放賞。

端午這日，更說不盡富貴熱鬧氣象。接著各衙門挨次相請，祝母們真是樂而忘返。又被塚宰第沈夫人再四款留，不覺一住兩月。接著賈、王兩宅給老太太做生日唱戲，直鬧過了六月，早已新秋天氣。

祝母這日正商量著回去，只見平兒拿著封書子笑嘻嘻進來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太太請瞧，這不是喜從天降！」王夫人接著看了一遍，對祝母笑道：「我說老太太回不去，一點不錯。」不知這是誰的書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